

海上風雨急，燈火萬家明

綠島發電廠

文／許芬鈴

圖／林枝旺

公元一七四六，清·康熙三十五年，高拱乾纂《台灣府志》，稱綠島為「尚仔嶼」。一七九九，嘉慶初年泉州籍琉球漁人，陳必先率眾登陸此島嶼……，及至一八一〇到一八一八年，嘉慶中葉時，王、陳、李、蔡各姓入墾綠島。

供電光明史

告別星羅棋布的建築，洗淨了城市中的囂土，那日，帶著沾染清晨第一道的曠曠之光，飛往台東、轉機綠島。

距離台灣本島僅十八海浬

（三十六公里的綠島，在民國四十八年的時候，是與電力無緣的。老一輩的綠島人，告訴我們說：「那時候的綠島鄉，沒有電力供應，所以是過著天一黑，就點燃煤油燈，以作照明的日子。隔了一年之後，南寮、中寮、柴口、公館四個村落，才正式通電，然而那也是，每天僅供電三小時而已」。到了民國六十年，原本三小時的供電時間，才延為八小時，直到民國七十年開始，全鄉方享有二十四小時的供電服務。

是，十幾年前綠島的寫照：而李昱詞白：「車如流水，馬如龍」，這無疑就是，現階段不再閒暇的綠島縮影。以海底資源馳名遠播的綠島，每年七、八月，都會吸引大量的觀光客，以及放假的學生，前往浮潛。

往處理，及時供電」。而求學時，領著台電獎學金的吳賢哲，是現任綠島發電廠的廠長。民國五十九年服完兵役之後，就一直在台東區處服務，直到八十二年調派綠島。「綠島整座島嶼，只有一條總長十八公里的鄉道，」吳賢哲廠長提到：「我們都戲稱此為『縱貫公路』。一到夜晚，觀光客的車燈如織，大排長龍，而住房率的提高，自然用電就大為增加」。

第21期 1999年5/6月 港



就是這群人，搶額外的飛當地的魚民修理小漁船，圖柯鴻育。

空中彈跳記

風雨無阻的搶額外的飛當地的魚民修理小漁船，圖柯鴻育。

前往廠內看看，因為夏天的時候，常讓機組發電量接近滿載。「此時巫錦和發現機組溫度升高，」吳廠長說：「他便動身去巡冷卻水塔，結果回覆冷卻水塔只有一半的水」。久旱未雨的八月天，自來水的水量不夠，電廠就先挪用，供應全廠用水的三十噸水塔，來讓運轉中的機器消暑退火，原本的問題到此該解決。

冷卻水塔在牆邊，牆有二點八米高。消防隊的隊長，親自開來了一輛車，停放在牆角。有著四部機組，需要供應水，所以吳廠長就爬上了，高約三公尺的圍牆。全神貫注在移動水帶的廠長，碰到了一位一鼓作氣的工作人員，就在一瞬之間，吳廠長人連同水帶，同俱被一扯而下。蘇東坡上場了，廠長一笑而語：「我欲乘風歸去，惟恐『摔個滿地』，情急之餘，我趕緊抓住塑膠軟接管，學學泰山盪來盪去，也為此事作了註腳」。

時隔一年，又是八月。天氣一熱，冷氣一開，暑氣一掃，但是電廠卻是疲奔於命。八月十四號那天，來了個奧拖颱風，陣風、驟雨，導致線路故障，道路不通。



好年好景好運氣、多財多福多吉利，傳達在門聯上的字句，同時祝福來島的旅客平安。

二十四小時的監控系統，人員以輪三班的方式，將光明輸送至綠島。



而駐防在綠島的空軍，有雷達架設在山上，當時測出的最大陣風有十六級，因為超過了這個級數之後，此雷達就測不出風速了。

路斷、電停，等飛機能開航了，台東區處急忙派人，前來參加搶修。而綠島電廠的工作人員，早在風勢稍減的時刻，就急著往受災最嚴重的山上跑，有著光風霽月好景，然卻緣慳於無暇。只因「山上的施工困難度更甚平地」，吳賢哲廠長表示：「沒有想到連自來水管路，也被奧拖吹毀，這個颱風大得連空軍的雷達，也都吹跑了」。

一縷悠遠的回聲，為一群追逐搶修的綠島台電人，揭藥心意。在沒水、沒電、沒路的狀況之下，宵旰於勞的綠島台電人，忙到了深夜還繼續爬著電線桿。「這時陳進文廠長，在晚上十二點也到我們現場，」吳廠長說：「鄉長陪著工作人員到凌晨一點多，最後終於搶修完畢」。

積林空雨煙火遲，不過在扳下總開關之後，沿途亮過一盞又一盞的破暗路燈，說明台電震古鑠今的大業。

電廠左台柱

渾樸素雅的綠島發電廠，正如一碗陶杯中的茶葉，在沸水中漸漸濕濡、緩緩舒展。「由於綠島是小電廠，」值班主任鄭招明說：「是以舉凡發電、變電、大修、送電、抄表等工作，全都是電廠人員一手包辦」。

每年大修一次的機組，是採用輪班完成。「值完大夜班的人，還要出來四個鐘頭，」鄭招明提及：「而小夜班的人，早上也必須再到廠四小時。兩個月無法休假，作保養與維護，同仁身上都是黑漆漆的油漬，只看得見白森森牙齒」。而這還是因為冬天負載低，可以輪流停機、輪流整修。而碰到夏天用電量高，又有颱風來湊熱鬧時，情況又不同了。西士颱風，在民國七十六

年登陸綠島，鄭招明為了接待它，賠了一隻手、一條腿。「當時宿舍和廠房的一百多塊玻璃，破了近七十塊，」鄭主任說：「面臨如此強風，我們先釘上木板來防止風患」。而事故是隨著時間，一件一件的累加，西士颱風將山上的電桿打壞三分之一，但是因為電廠只有一部大卡車，而搶修是分批、分段去作。「所以大家都騎著機車，背著工具，」鄭招明指稱：「然而陣風實在是太強了，廠內同仁游順清被風吹倒之後，又繼續被拖了數十公尺」。

那次的搶修，電廠花了二十多天，才全部清理完畢。有一天，工作告一段落而回到電廠，他們因風力的阻礙，打不開辦公室的鋼門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「碰」得一聲響，門突然撞開了，也彈到了鄭招明的左腿膝蓋骨，但是他並不以為意，繼續加入搶修的工作。「我後來覺得，怎麼蹲下的時候，

腿痛的不得了，但是站著卻又可以忍受，」鄭主任回憶：「當時心裡也不想那麼多。別人爬電桿，我也跟著爬，因為我的專長是在機械，所以爬了老半天，就是上不去」。

鄭招明的父母、太太、小孩，通通跑出來看，因為事故現場，就在他老家的後面。「我太太因為這件事，嘲笑了我十二年，」主任說：「她覺得我很丟臉，別人一下子就上去了，而我卻爬不上去，上去了，又抱著電桿不敢放」。其實他內行的是機器，不是電桿，而電廠的人數少，所以颱風過後只留守一人，連廠長都必須在現場指揮，所以鄭太太，妳就原諒他吧！

努力學著爬電線的鄭招明，顧不及隱隱抽痛的膝

蓋，卻被強風將他從電桿上吹落，他右手先著地。這下子，左腿、右手一起抗議了，他還是拍掉身上的泥漿，再次歸隊。等到全島都完成供電了，飛機也開航了，他到台東一照X光，才由醫生的口中得知：「左膝蓋骨破一塊，右手則是骨折，你還真能撐！」

電廠右台柱

焚膏檠前，泛著一艘滿載文字的小舟，慢慢的行駛在，電廠人員的生命航道裡。茜紗窗下，輕舟已過，然水痕卻悄然蕩漾。

綠島電廠的機械專才是鄭招明；而電子長才就是巫錦和莫屬。而巫錦和卻不是，只有作電子方面的事務，因為電廠是十人相繫的生命共同體，所以他也是十項全

篤人廣凡，舉凡足夠的技術、正確的判斷，又一次的為電廠省下銀子。



能。民國六十九到七十二年，三年之間電廠機器所需用油，是從台灣運過來。

「剛開始的時候，是由『新蘭嶼輪』以筒裝運來，而我們六千公升的儲油槽，『巫錦和說：「作的是與平地一樣平。所以卸油時，必須先將油筒滾到油槽上方，再將柴油倒入，滾完六千公升的油之後，我們也比油筒髒了」。後來的十六年間，油就交給較大的「綠魚號」來運送。」

他不畏颱風，卻懼東北季風；他不忘諱大海，但卻惶恐鹽巴。

綠島的木樁電線桿，長久曾被被卡車、牛車，以及機車等外力撞壞，所以搶修是經常性的工作。檢修時，電廠會先將此帶電源切斷，但是「啪！」的一聲，又有人感電了。

綠島周邊皆海，東北季風一起海霧大時，鹽份就多。

「但是停留在上面的鹽巴，是聽不懂人說的話，」巫錦和戲謔的道：「我們對它說，

夏天了，可以回去了，但它還是繼續留在上面」。這下子檢修的時候，安全護具也備妥了，兩邊亦掛上接地，也實際測試已經斷電，但是

「人一爬上去，」他說：「還是被電的吱吱叫！」為什麼？

都是鹽害惹的禍，「因為鹽會產生感電，」巫錦和表示：「被電的感覺，就像一人在冬天的時候，突然觸摸鐵器時，也會啪的一聲，產生靜電。不過因為線路的關係，所以手麻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」。而鹽附著在鐵件上時，經常可看見一顆顆亮晶晶閃爍的粒子，經常連供電線路及礙子都漏電，但是這並不影響電廠本身的供電。

拆卸檢修的螺絲時，本島的電廠用的是螺絲起子；綠島電廠用的是：鋼鋸、錘頭及鑿子。鹽害的影響，使得螺絲全盡生鏽，成了一團咖啡色的形體，根本無法轉得動。所以電廠的人員，只好

先將螺絲鋸掉，或是打掉，再換新的囉！

生命轉捩點

柯鴻育，是現在台東區處的電務課長，但是民國七十六到八十二年間，他是綠島發電廠的廠長。如果不是他的母親深夜一哭，或許柯鴻育的命運，不為因此扭轉。

民國四十六年進台電的柯課長，原本是考上空軍官校。報到前夕，他收拾行囊，但是他的母親卻一直在旁落淚，並且反覆喃喃地問：「你真的要去當軍人嗎？」由於當年台海戰事緊張，他母親唯恐這個孩子，去了，就回不來了。柯鴻育當時鼻頭一酸，就將報到令給撕毀。

同年，他考上台電，進了台電電力網，忘卻空官飛行夢。

柯鴻育的聽話，讓老母安放一顆心；柯鴻育的不聽話，讓被輔導到台電就業的退伍老榮民，摺下了：「我

要把你丟到太平洋餵鯊魚！」的狠話。時間可以證明一切，人品可以淬鍊萬事，在這批老榮民，全都退休多年的此刻，他將此話當成笑話，說給我聽聽。

榮民們經歷數場大戰，還有什麼場面沒見過，但就是沒見過，那麼堅持已見的柯鴻育。數十年前，他還是個三十出頭的青年，但是卻奉派管理部份的榮民，作礙子擦拭、測試的工作。

五百個礙子，他估計完成的時間約八到十小時，但是怎麼個，他們才出門三個鐘頭不到，人全部回來了。「有每一個礙子都測試嗎？」他問。「報告長官！」榮民喜歡這麼和他開玩笑：「每一個礙子，經過『目光』的測試，都是白白嫩嫩，全數合格通過」。柯鴻育一聽，當場臉就黑了一半，因為故障的礙子，如果在裝設之前，沒有檢定出來，接下來攸關到的，是外修人員的生命問題。

「老兄，你們也拜託一下，」柯鴻育說：「我又沒催你們限時完成，出了人命怎麼辦？全部再檢查一次，徹徹底底的檢查」。就是這樁事件，讓榮民們要把他，丟到太平洋餵鯊魚。最後結果出來了，五百個礙子裡面，有三個是故障的，柯鴻育笑笑說：「老兄們，不勞你們動手了，我監督無方，三個礙子可能是三條命，我應該自己去跳太平洋」。這下子，奠定了他實事求是的風格，榮民們再也不會把工作輕視了。

一次，他按照舊資料找到清理的包商，估價之後廠商說：「八十萬！」

一座油槽八十萬？柯鴻育著實搞不懂，到底貴在那裡？不過是清除沉澱的油泥？他便問了問，以前曾「看過」廠商，來清理油槽的工作人員，是用何種方法擦拭。電廠為了配合，離島發電政策的實行，每年約計虧損四千萬元，那麼再加上一座油槽八十萬……他決定不發包了。

首先，柯鴻育將油槽底下

的門，以及上方通風口全部打開，再用兩具特大號的電風扇，吹了兩天。接著，他先身士卒爬了進去，探勘一圈之後，清楚身體沒有異常的反應，就買了幾百公斤的破布，與人員進去擦拭油槽。

幾十桶的廢料油泥，清了五天。最後，柯鴻育將貯放的廢料桶，運到綠島鄉公所，焚燒垃圾的無人山谷空地，他們帶了數具滅火器來到現場，點燃污漬的油布。當火焰的紅舌，吞完了廢布

之後，「八十萬，賺到了！」柯鴻育竊竊私笑。

有了謀事在人的經驗之後，連冷卻水塔的發包，他也攬了下來。由於廠商開價五十多萬，柯鴻育又捨不得了。捨不得是因為他知道沒錢，再加上廠內的鄭招明，是機械理解的超強高手，所以與之協談之後，鄭招明說：「我來試試看！」

以鄭招明為首，四個冷卻水塔，作木頭排列的組合更新。鄭主任按圖索驥，先裝第一座來試驗。第一座組合花約一個多月，第二座十四天，第三座七天，第四座三天，這與廠商估出的工作時日，相差不遠，這回柯鴻育喜躍拌舞：「又賺到一筆了」。

而現在的冷卻水塔，在民國八十六年改為塑膠隔板，

謀事在人為

環保概念未起飛的民國七十九年，柯鴻育已在綠島當廠長三年。每隔兩、三年，電廠的油槽就要清理

傳統的綠島民宅，都有綠的顏色鋪陳。



美麗的小廟，是由綠島的受刑人所蓋的。

廠商派人來估，一座須一百一十萬，言下之意，四座是四百四十萬。現任的吳賢哲廠長，也是捨不得花這筆錢，就直接找到母公司「良機」的雇工，換了四座計花六十萬，所以聽說下次再換時，電廠就要自己動手作了。「因為六十萬元，」鄭招明主任也說：「還是好貴！」

投快而起的魄力，傳承在蕞爾的綠島，冷卻水塔的改造，也是包括了現任台東區處的副經理陳清耀。民國七十七年左右，他還是電務課長的時候，冷卻水塔原本是有三層的，但是因為發量電常常滿載，冷水卻不夠使用，就急需抽海水來輔佐降溫。

然而，「海水經年累月的經過鐵管，會造成生鏽，」陳清耀副理說：「一旦生鏽，故障率自然就高了」。所以陳清耀副理，就將冷卻系統由三層改為兩層，並不再使用海水，改由全淡水。如



綠島機場、燈塔與蔚藍海水，呈現一種獨特的美。

此一舉，自此為綠島電廠，每年省下一百餘萬元。

飛機可以飛

綠島電廠在兩年前，五、六號機大修時，有一位張哲騰的同仁，得了急性盲腸炎，但是綠島只有一個內科

半天，以目測的方式，根本無法知道綠島在那裡，「因為不敢貿然降落，」鄭主任說：「所以整架飛機，又飛回台東機場」。

巫錦和有一位朋友，由台東前往綠島遊玩，好奇的坐坐小飛機。但是下跑道時，另一邊的機輪洩了氣，加上跑道不長，所以飛機衝到墳墓旁邊。當時電廠派陳新傳駕駛大卡車，將飛機拖出來的時候，旅客的他也看到了巫錦和，「你不上班，跑來這裡作什麼？」他朋友問。「你是真的不知道，發生事情了嗎？」這下換巫錦和有些驚訝了：「看！那邊是墳場，你差點就地掩埋了！」

關於飛機的事情，柯鴻育課長也有滿腹的話要說。「在民國七十八年左右，我們只要人數湊足了八人，」柯

課長表示：「航空公司就願意，由台東調空機過來載客」。然而，彼時是沒有測風速的儀器，來回報台東機場，此時綠島陣風的級數。「常常看到櫃台的小姐，」柯鴻育說：「跑到空地以手試風，然後每回說的都是五級，頂多七級」。

但是回到台東之後，「問了一問，得到的答案，陣風經常是超過了十級」柯課長說。所幸，電廠人員常常是有驚無險的，來往於台東、綠島之間。

望海的父親

家鄉的路，在夏天很近，冬天就遠了。礙於飛航安全的總總限制，使得原本八分鐘的回家的飛行路，變得遙遠又漫長。回不了台東，有時候想念家人怎麼辦？

廠內的人員自己集資，買了八具紅外線望遠鏡，當天氣不錯的夜晚，鄭招明他們，常常會打電話回家。「老婆，我現在人在防波堤這裡，」鄭主任說：「妳到海邊來，我看能不能看到你！」



古樸的綠島、
剝鏽的幫浦，
到處都有讓人
驚嘆的地方。

既然下了工，也回不了台東的家，所以電廠的人員，每個都成了浮潛的高手，黃端宏，就曾經在浮潛的時候，救過觀光旅客。那時候遊客來到綠島，因為不會使用呼吸器，以至於被海水噏到，「她在海面上掙扎，但是我看看她身旁的人，好像都若無其事，」黃端宏說：「為了避男女之嫌，也不好直接過去，但是愈看愈覺得不對勁，急忙將人帶上海面，